

参 考 消 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80年3月

18

星 期 二

第 7750 期

德斯坦同施密特举行私下会谈

【路透社汉堡三月十六日电】施密特总理今晚同法国总统德斯坦进行私下会谈。这位西德领导人说，这次会谈涉及西方如何对“恶化了的世界局势”作出联合反应的问题。

施密特和法国总统都拒绝回答人们就他们的四小时半深入会谈的内容提出的问题。

施密特总理列举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西南亚的紧张局势、中东局势以及将在欧洲共同体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提出的纯属欧洲的问题。

路透社报道章文晋抵华盛顿

法新社说这次访问将试图在战略方面发展中美合作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十五日电】（记者：鲍勃·霍顿）中国副外长章文晋今天抵达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以就中国和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问题进行会谈。

预料会谈主要讨论阿富汗问题和与此有关的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问题，会谈还将包括东西方关系问题，伊朗、武器控制和能源问题。

美国将希望了解中国人在中国代表团最近对伊斯兰堡访问以后在援助巴

基斯坦方面将提出什么建议。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十六日电】（记者：路易斯·内文）中国副外长章文晋明天将开始在这里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预料他在会谈中将同美方集中探讨采取“可行的”战略的可能性，以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扩张。

此间国务院人士已排除华盛顿和北京在苏联干涉阿富汗之后一道采取具体行动的可能性。

但人们预料，章和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万斯、副总统蒙代尔、

国防部长布朗以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内——将试图在战略方面发展中美合作。

西欧对卡特总统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缺乏热情，对此，美国领导人私下曾表示失望，现在他们正争取鼓励北京在南亚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加强巴基斯坦的安全。

巴基斯坦拒绝了美国要向它提供四亿美元的经済和军事援助的表示，这使华盛顿感到震惊，现在它仍未平静下来。

美国官员们认为，从长远看，巴基斯坦拒绝美

国提供援助的建议可能有利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做出较大的贡献。

预料章还将会见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以讨论美国计划向中国出售的军事装备。虽然美国说，它将不向北京提供武器，但华盛顿表示要向中国提供技术先进的物资，如电讯和后勤支援系统。

美国的专家们指出，华盛顿计划向中国出售的装备中的大部分都可能用于军事，虽然本来是打算作民用的。

此间观察家饶有兴味地指出，章和陪同他的军事顾问们在来华盛顿的途中曾在檀香山停留四十八小时，他们在那里会见了驻太平洋美军司令。会谈的详细情况没有透露。

日本通讯社报道

华总理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谈话

【共同社东京三月十七日电】华国锋总理十六日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团长是该联盟会长古井喜实）会谈了两个半小时，谈到中国领导体制问题，说“我们要发现年轻的领导人”。他还指出：“年纪大的领导人在重要时刻运用他们丰富的经验，日常事务应该让年轻人去担任。”他的话表明，不久前举行的五中全会的人事安排是以建立八十年代以后的接班体制为目的。

华总理还谈到汪东兴和三位政治局委员的问题，说“这四位同志在革命中做了好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犯了大错误”，同时又说：“我们不造成他们不能再出来工作的状态，将分配他们做适当的工作。”

友好议员联盟方面问道：“你坦率地说，如何评价毛主席？”华总理说：“毛主席是伟大的中国建国之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他表示：“今后也要遵循毛泽东思想去领导。”他强调，完全否定毛主席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说，“不能说毛主席全部正确”，强调毛主席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另一方面，华国锋总理表示，由于日本共产党和苏联目前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当前没有要同日共修复关系的方针。

【时事社东京三月十六日电】中国总理华国锋暗示当前没有考虑和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的事。

这是在答复永末英一副会长（民社党）的提问时讲的。华总理具体地列举苏联在亚洲、非洲、中东搞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情况，批评了苏联之后说：“苏联正在北方四岛对日本施加压力。（同采取这种行动的苏联进行接触的）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并不奇怪。”人们认为，华的这番话说明了这样一种立场：只要日本共产党不改变倒向苏联的路线，中国就不同意与该党和解。

英报文章《巴尔干国家害怕俄国的冒险心》

【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十四日文章】题：巴尔干国家害怕俄国的冒险心（原文提要：自从阿富汗被入侵以来，巴尔干的那些小国也越发感到被入侵的危险。苏联正在加紧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迫使它听从苏联的指挥；南斯拉夫即将面临一个铁托去世后的困难时期；甚至连阿尔巴尼亚也在设法同从前的意识形态大敌改善关系。）

巴尔干火药桶现在充满着一种要发生变化和出现凶事先兆的感觉。苏联入侵阿富汗，布加勒斯特精心特意安排透露苏联对罗马尼亚大大施加压力，华约总司令对保加利亚作了一次重大访问，南斯拉夫对一些“邻国”事先不宣布就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做法大声发出抱怨，这些行动都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而这个地区又历来是欧洲政治的导火线。

奥地利一位高级将领提出了要为他国家的武装力量获得更多装备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苏联报纸因此对他进行了攻击。这种攻击也使维也纳进一步担心苏联对中欧和东南欧小国的态度。

关键问题显然仍然是俄国人是否会在铁托总统去世之后干涉南斯拉夫。

据认为，克里姆林宫还可能利用庆祝五月十四日华沙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的机会，不仅来显示华约国的紧密团结和“兄弟般的相互支援”，而且还想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式成立一个由苏联控制的联合司令部。罗马尼亚曾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拒绝接受的这一主张将使罗马尼亚自然而然地失去对它自己的军队的控制。

罗马尼亚的十四万人的军队拥有的苏式装备日益陈旧，这支军队不是俄国红军的对手。

只要一个具有强烈独

立感的党仍在罗马尼亚执政，南斯拉夫就可以集中对付它的东翼——保加利亚——同时在较轻的程度上对付它与匈牙利接壤的北部边界。齐奥塞斯库曾亲自提醒南斯拉夫现任党主席团书记德拉戈萨茨，苏联在最近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的时候，几乎立刻把情况通知了保加利亚。

还有一个巨大危险在于，苏联可能利用一些少数民族和领土方面的老纠纷来打击巴尔干小国。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感兴趣，保加利亚对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有野心，甚至阿尔巴尼亚也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有要求，因为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阿尔巴尼亚族；如果利用这些问题煽风点火，一夜之间就可以把火烧起来。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和在私下里都认为保加利亚是最大的危险。

马《新海峡时报》社论《正直的朋友》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三月十五日社论】

黄华外长的访问是又一个证据，证明一九七四年五月开始建立的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正越来越发展。毫无疑问，双方将就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双边和贸易关系交换意见。

关于重大的国际问题，我们将告诉中国人，我们的朋友没有权力为我们指定谁是我们的敌人。尽管，我们也象中国人一样强烈反对河内入侵柬埔寨，然而，我们反对的理由同他们的理由并不一致。我们不愿意孤立或惩罚越南人。我们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基础是：施加政治影响，使河内停止侵略；设法合作以实现区域稳定和繁荣。同样，我们也不卷入无情的中苏冲突，而是坚持等距离的原则。我们谴责

苏联出兵阿富汗，然而，我们不赞成排斥莫斯科，或者向它展开新的冷战式的讨伐，那样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以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为基础的双边关系是良好的。但是仍有一些分歧需要解决。中国人继续在道义上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其根据是神话般地把政府和共产党区别开来）确实使中马友谊不够完善。在邓小平副总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黄华的这次访问也许不象上一次那样毫无结果。另外，在贸易上，中国始终是顺差，这种情况也需要改变。在这次访问中，我们也许可以要中国增加进口橡胶、木材和棕榈油，引进我们在橡胶、棕榈油和锡等方面的专门技术。

他们认为保加利亚是苏联进攻的出发地。它是巴尔干的一个枢纽。

最近，南斯拉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保加利亚对南斯拉夫怀有领土野心和压制其境内的马其顿少数民族。反过来，保加利亚党领导人和国家主席日夫科夫则说同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很令人满意”，可是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本来可以“更积极和更全面一些”。

他还特别指责了西方新闻界利用铁托总统生病一事作为借口而散布“对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卑劣的流言蜚语”。

还有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先后跟莫斯科和北京都决裂了的孤立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阿尔巴尼亚，现在已经保证要同南斯拉夫和希腊团结合作。阿尔巴尼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世隔绝，但却已经声明他们要“象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同南斯拉夫人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

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

在战略上具有特别大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莫斯科近年来作出了一些表示，想同地拉那实现某种政治关系正常化。

南通社评苏联和阿富汗两国外长会谈

但在会谈中已调整了他们的立场

说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 有某些分歧

【南通社莫斯科三月十六日电】、这里认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和阿富汗外长沙·多斯特上星期四和上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对苏联—阿富汗关系的前途特别重要。虽然关于这次访问的简短的官方公报并不非常具体，但会谈肯定谈了“阿富汗危机”。

关于这一点，莫斯科的人们普遍认为，两位外长已否定了所谓在阿富汗问题达成“妥协方案”的种种说法。据信，他们已调整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过去几天中，双方“有某些分歧”。

同时，这一点可解释为什么葛罗米柯在宴会上祝酒时坚持下述说法，会谈是本着“两国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的精神举行的。

苏阿会谈还表明，莫斯科将继续坚持（象葛罗米柯十分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的立场。这里认为，这种立场就是，根据莫斯科的“国际主义团结”主张对阿富汗提供“坚定和最大限度的援助”，并对卡尔迈勒政权采取“具体活动”。

路透社报道说
阿外长访苏后苏更接近拒绝阿中立

【路透社莫斯科三月十五日电】在阿富汗外长沙阿·穆罕默德·多斯特对莫斯科进行了短时间的访问以后，苏联显然已迈出了一步，更加接近于拒绝西方提出的阿富汗中立的计划。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没有具体地提到这项中立化建议。尽管葛罗米柯并没有表明，克里姆林宫对阿富汗的政策会起什么变化，但是，他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和解调子。

他对西方就阿富汗问题提出的建议大加讽刺，不过他说，谈论政治解决方案“只会受到欢迎”。

海兰文章《阿富汗问题能够谈判吗?》

说现在不能谈判，美必须坚持确定苏撤军日期这一先决条件

【美《华盛顿邮报》三月四日文章】（作者：威廉·海兰）美苏之间每出现一场对抗性危机时，通常总有一段间歇，在这间歇期间会出现一些看法：这场危机被夸大了或者是出于一种误会；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的过错；无论如何，即使只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也必须赶紧谈判，以便达成某种折衷解决。近几周来一直听到诸如此类的看法，我们现在似乎在走向使阿富汗“实现中立化”的谈判，以便为苏联体面地退却打开门户。

的确，中立化和谈判的主张似乎同若干就苏联入侵问题作出的可疑结论密切相关，这些结论是：这是苏联一些阴险的元帅们在压倒了克里姆林宫内态度较慎重的鸽派（这些鸽派几十年来坚持他们的工作是多么令人惊讶）之后干的事；这项决定是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因病请假时作出的；苏联人的动机纯粹是防御性的；他们是无可奈何地失算了；他们陷入了泥沼；勃列日涅夫拚命在探索实现中立化的保障，以便使苏联能在那时撤军。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十一日社论】苏联军队应该撤出阿富汗，这看来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要求。

但奇怪的是，如果再加上一个使该国中立化的建议的话，这个想法就又模糊不清了。这个中立化建议是为苏联占领阿富汗的两个动机之一服务的，即为苏联巨人怀有的所谓生存恐惧的动机服务的。让阿富汗中立是为了安抚害怕伊斯兰动乱的苏联人；另一方面，这个建议却会助长苏联人怀有的强烈的南下动机，即昔日俄国想到达暖海的强烈愿望。

在今后十年不能满足其石油需求的苏联人，有着想染指那些不需要他们出钱购买的石油的嫌疑。这一点人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苏联怀有的生存恐惧的原因。但是，他们最近把自己的不悦的情绪变成战时的警报、坦克隆隆声和直升飞机追逐百姓的场面，这引起了比莫斯科所估计的还要大的不安。虽然一九七八年四月以来就曾预言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但是现有的这种不安情绪，正是由下面这样一种情况造成的：世人醒悟得太晚了，而卡特总统则光表示大为失望的、气愤愤的样子。但是，这种做

推测苏联这些决定的神秘之处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卡特政府由于鼓励了其中的一些神话并力促选择谈判的途径，正在发出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信号，从而削弱了它所宣布的一些目标。

欧洲国家一直是最积极地主张谈判中立化问题的。然而，欧洲国家支持中立化建议的原因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最初提出中立化建议是为了“要证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即采取一种策略手段），而欧洲国家则是谋求避免在是否支持美国对苏联采取惩罚性措施一事上作出痛苦的决定。欧洲国家除英国外，都接受在欧洲大陆实现缓和，认为这是政治形势中一种永久性的特点；德国的政策是以它继续同东方保持特殊关系的假设为基础的，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东德和柏林这些独特的问题。当然，巴黎继续奉行它的自私的方针，乐于同华盛顿拉开距离，加强欧洲的独立的意见，巩固法国在莫斯科享有的突出地位。小国对于中欧出现新的对抗的危险总是抱有警惕之心。英国事实上要比它在

欧洲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国态度强硬。但是总的说来，就欧洲国家而言，可以采取谈判的办法而不要使苏联人面对他们在南亚从事冒险活动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谈判或者可能成为华盛顿和它的欧洲盟国之间发生分歧的又一根源，或者可能严重地削弱美国为对付苏联入侵而采取的措施的可靠性。当然，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他们关于谈判的暗示是针对欧洲国家作出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葛罗米柯最近缓和了苏联反对谈判欧洲战区核武器问题的态度；苏联现在的先决条件不是要北约组织改变接受美国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火箭的决定，而只是推迟或暂缓执行这一决定。

至于阿富汗中立化问题，苏联人是否会在尚未首先设法巩固共产党政权之前便撤军，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怀疑的。他们也许只是玩弄谈判花招，而且肯定会为撤军提出高昂要价。葛罗米柯和他的一些能干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把一些老的和平区计划重新提出来。人们可以预料苏联人将进行试探，谋求

限制那种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军事援助、从印度洋撤出海军舰队、禁止外国在那个地区建立基地、使伊朗中立化并使美国保证不进行干涉，当然，中立化的定义会使喀布尔傀儡政权长期存在。

他们为谈判提出的要求可能是取消对奥运会的抵制、也许还要美国恢复出售谷物。苏联人过去是拖延谈判的能手。在这期间，他们将设法巩固他们在阿富汗的阵地。

尽管显然有种种陷阱，美国决不能简单地把任何同莫斯科谈判的主张搁置一边。在某个时候，谈判也许有些好处，但现在不行。总统一月二十日阐明的美国目标是值得记住的，这就是：“让我们通过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使苏联人明白无误地知道，他们决不能入侵一个无辜的国家而不受惩罚；他们必须承受后果。”

鼓励选择一种目标不明的谈判途径，有使这一明确的信息减弱作用的危险。美国不如坚持这些明确的先决条件：即苏联人必须确定一个肯定撤军的日期。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而阿富汗的国际地位并非问题的所在。如果中立化意味着讨论如何在苏联人一旦于遥远的将来撤军时使喀布尔受莫斯科保护的人得到保障，那真是一件轻率而危险的事。

势力范围是不行的。在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这块地方，西方乃是无

本之木。如此看来，阿富汗中立这个概念就像是一枚匆忙铸造的硬币，要它散发出坚固光辉，而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是不能造就的。所以说，这个建议最多只能给苏联统治阿富汗增加一种更加友善的外观而已。然而，这个建议使西方看不到这点，即它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不能再作更多的事了，而且将是长时间地不能有所作为。

西方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来反对一个庞然大物，它比老牌的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打算用核恫吓、党的工作和坦克来打破现有世界秩序的界限。

苏《新时代》评阿富汗中立化建议 路透社说这是苏对中立化建议最权威的反应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五日电】《新时代》周刊写道，“卡林顿的计划是企图回避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明确的回答。”周刊指出，西方就关于“阿富汗中立化”的建议展开热烈讨论，这就是由他一手搞出来的。卡特总统就是这种主张的拥护者之一。美国政府首脑甚至准备在苏联军事人员撤出阿富汗的条件下为阿富汗的中立提

供“保证”。问题在于，华盛顿同伦敦和北京勾结在一起，无视阿富汗素来的中立地位，粗暴地干涉它的内政，千方百计地支持反革命势力。只要它们停止自己的干涉，苏联给予年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的必要性就会消除。英国外交大臣的计划“仅仅是为了转移对帝国主义集团和国际反动派的

罗森菲尔德文章《一个「中立的」阿富汗?》

情是确保危机不会蔓延到阿富汗以外的地方
说从中立化主张中可以看出外交途径的某些陷阱
紧迫的事

【美《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二日文章】（作者：罗森菲尔德）卡特政府正怀着犹豫不决的心情进入阿富汗危机的新阶段。现在，它除了进行政治报复和军事准备之外，还在探索外交途径，以挽回、至少是限制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损失。它希望苏联也能从同样的角度看待它自身的利益。

这是值得一试的，这不仅是因为神经过敏的盟国和一些自由派选民要求得到这样的保证：卡特没有作出过火的反应。任何现实的外交办法都不应当放过。然而，从政府内部和欧洲目前正在探索的中立化主张中却可以看出外交途径中的某些陷阱。

阿富汗中立化听起来是再好没有了：它有望结束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恢复阿富汗在发生麻烦之前的那种表面上的不结盟地位，从大国间的斗争中去掉一个有争论的地点和有争论的问题。

但是，对于莫斯科来说，这值得吗？中立化（包括苏联撤军）可能使莫斯科失去控制权，而它当初之所以越过边界，正是为了获得这种控制权。卡特提出的由穆斯林维持和平部队代替苏联军队的建议，看起来只是邀请一场对付革命的革命从后门进去而已。

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即假定在入侵前或入侵后，一些苏联人产生了在阿富汗站住脚后便能在更远的地方获得战略上的选择的想法，中立化便可能显得象一个使莫斯科无法得到它采取代价巨大的军事行动所要取得的那些果实的计划。

三十年来，或者说一百年来，中立化（或某种类似的形式）在阿富汗一直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它垮台了。很难看出，在两个最终保证者中只有一个在那里拥有可以使用的力量的情况下，这种中立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尽管欧洲的愿望是好的，但是阿富汗不是奥地利。

因此，人们会问，要是不实行中立化，那又该怎样呢？

我认为，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外交上轻重缓急的次序作一番调整，使苏联在阿富汗的驻军减少乃至最后撤军，这是可取的。但是，紧迫的事情是确保危机不会蔓延到阿富汗以外的地方。实际情况是，达到这两个目的的一个关键在于据报道美国在秘密地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的军事援助。

对于从巴基斯坦发动的、得到美国支持的抵抗活动，苏联人至少可以作出两种象打垒球那样的反应。他们可以发动穷追，直捣游击队的营地。他们也可以让阿富汗仆从重新提出老的领土要求，这就会引起普什图实行分离的问题，而且可以想象，这样可能导致巴基斯坦的肢解。人们常常把抵抗运动说成是一种能使苏联人必须为他们的占领付出更高代价的事业。但是，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会给美国带来沉重的压力，迫使它在对美国方面不利的条件下向巴基斯坦人提供有意义的援助。它会导致危机的蔓延。

现在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共同尊重阿巴边界的协议可能是恰当的。这样能使阿富汗危机不致蔓延到阿富汗边界之外，而且，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能促使莫斯科减少派去阿富汗的远征军，弄得好一些，还能消除苏联在其他地方使用这支力量的念头，从而慢慢地使阿富汗人获得喘息的机会。对于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能支持的在阿富汗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根据这些目的去加以衡量。

某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妥协的做法，而我觉得，这是一种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的审慎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外交必须考虑这种做法——而不是去变什么戏法。

代理人在阿富汗进行的
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注意”。

【路透社莫斯科三月五日电】今天，苏联一份主要的杂志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苏联撤军以后使阿富汗中立的计划，认为那项计划是不值得讨论的。

《新时代》周刊说，这项计划“纯粹是为了使

人们不重视帝国主义分子的仆从在阿富汗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塔斯社提前摘要发表这篇文章是克里姆林宫对这项建议所作出的最权威性的反应。这项建议是由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提出的，后来得到共同市场其他八国和美国的赞同。

阿富汗中立化能实现吗?

乌拉圭报纸谈拉丁美洲教育情况

拉美地区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因生活贫困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乌拉圭《日报》二月十日文章】拉丁美洲教育上的缺欠，是目前保持着文化的双重性，不公正的分配和在文化、经济和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干事巴尔德斯最近发表了上述见解。他说，拉丁美洲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处于严重的贫穷和得不到教育的境地。

他在去年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所有国家的部长参加的会议上指出，该地区缺乏教育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大多数国家中，广大的人民阶层极端贫困，入学率一直很低，还有，在该地区一亿五千九百万人口中就有四千五百万人是文盲。

在这个基础之上，专家们建议各国政府尽快地建立一种基础教育，采取扫除文盲的政策，扩大成年教育事业的和逐步增加教育的预算。

当务之急：民主化 教育民主化也被认为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会议的研究报告使人看到，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大学入学率大幅度增加并不是教育民主化，因为并非该地区所有的阶层都能同样受益。代表们指出，如果没有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育民主化，那么就没有真正的高等教育民主化。

因此，人们认为基础教育的民主化是重要的，建议建立资助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的机构。

还建议各成员国提供八年至十年的最低普通教育，使所有的适龄儿童在一九九九年之前都能享受这种教育制度。

高度集中 经过数年紧张研究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专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拉丁美洲财富的分配问题不但妨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妨碍人们受教育。

总之，拉丁美洲经济一社会状况的特点可以说是，在福利和公正上没有质的变化，普遍贫穷，生产体系无力吸收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分配不平等，广大的人民阶层没有参加社会生活。

财富的分配和高等教育一样趋于集中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有关报告指出，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仅比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入学率增长的快，而且很迅速，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八年间的增长数字等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倍多。

但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并不表明大学入学的质量提高和民主化扩大了。

另外，拉丁美洲的教育专家们一致认为，该地区的问题是严重的：教育的效率很低，可以发现逃学和留级的指数很高，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照搬不适应环境的外国样板，贪多求全，概念化，抽象化，与现代世界隔绝，从经济和社会观点来看，教育工作者处于不适当地条件中。

由于各个国家决定为教育提供的经费不足，这种局面将更加恶化。

那次的斗牛士并非知名之士，一剑下去，只给牛多了一个创口，却并未致命，血流得更多了。它在下面流血，我在上面流汗。我默祈：希望第二剑就能把它结束。但是牛却并不象我一样泄气，它无视自己的伤口，冲锋陷阵，毫无怯意，一付十足的牛劲。只要一息尚存，它始终在冲，在斗，在向着红巾招展处奔。第三剑直入心脏，它直挺挺地倒下去，头贴着地。几秒钟前，它还是生龙活虎，一下子它去了，死得壮烈！死得干脆！全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也没有半点勉强挣扎。

大家向斗牛士拍手，在掌声里，两匹马进了场，在死牛的角上系两条绳子，把牛拖走了。

我看见过一个斗牛士，一转身给牛角伤了腿，殷殷鲜血从他绣花的裤腿里印出来，他不能灵活运用那只受伤的腿，因此也不能灵活地躲避来击的牛，他的助手围上来，拉他撤退。他却固执得象那条和他斗的牛，一颠一拐地推开助手，拒绝下场。如潮的掌声：“勇敢！”他拿起剑，牛身和人身上全是血，到底是牛倒下了。声音更响！斗牛士就当如是！现在他不再拒绝助手的帮忙了，他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把他抬出去，一路上滴滴鲜血。斗牛场里有医生，有护士，有开刀房，也有一个屠宰场。这时开刀房的医生正在准备针药急救，屠宰场里的屠夫，正在霍霍磨刀。

一位西班牙朋友问我是否喜欢斗牛，我说：“我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二十日专稿】在平静而温暖的地中海，有两艘船在一起漂泊，它们停靠在同一个港口，停靠在那一度曾是西方文明摇篮的地方。

在这两艘船上，有八十名九岁到十八岁的男女中学生，还有二十名管理人员。这些浮动的教室，可使学生们学习和渡过整整一个学年，在这一年中，他们要考察希腊的巴台农神庙，意大利的厄尔巴岛，或者靠近突尼斯的迦太基的遗迹。

弗林特学校一九六八年创建于佛罗里达的萨拉索塔，一九七〇年迁移到

美报专稿《学生在世界漂流和学习》
《在有两根桅杆的学校里》

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船“特维加号”上。这艘船长一百五十六英尺，钢体，有两个桅杆，桅杆上挂有中桅帆。

创始人乔治船长开始只带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一九七二年，这所学校扩大到另外一艘船“特奎斯特号”上。这艘船长一百七十三英尺，钢体，有三个桅杆。于是，学习内容便包括初中和高中的科目了。

这所学校提供九个月或十二个月的学习计划，还为那些需要做学前准备的人提供额外计划，学费等级从六千美元到八千美

美报报道《苏联青少年努力在劳作课取得好成绩》

【美《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日报道】在苏联中小学的词汇中，除了文化、忠诚和列宁这三个词以外，还有一个词，那就是劳动。

根据俄国的全国学制，从一年级开始，孩子们至少一周要上两节劳动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青年们，甚至是儿童朝着

独立从事脑力职业的方向发展，在诸如学会缝纫、木工、烹调、金属加工、打字以及家用器具的修理方面进行实际训练。

这在一个工人国家里是完全适合的。在苏联，想得到最新式样服装的妇女，必须经常自己缝制新衣服，因为人们发现国营商店出售的大体上是式样

贝尔格莱德大学将庆祝建校七十五周年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三月六日电】贝尔格莱德大学建于一九〇五年，今年它将庆祝建校七十五周年。三十五年来，大约有十三万男女青年从该校毕业。一九〇五年，贝尔格莱德大学设有哲学系、法

律系、技术系、医学系和神学系。

今天贝尔格莱德大学已有二十七个院系和十九所高等学校。

贝尔格莱德大学共有二十二万大学生，是欧洲著名的学府。

美刊谈美国教育费用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十二万美

【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七日报道】据美国《劳动妇女》杂志说，如果谁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他就需要有再增加五万六千美元开支的决心。这个材料是根据美国农业部一九七〇年的资料，由某银行计算出的一个孩子到十八岁时所需要的费用。如果再加上分娩费用十二万美元和上四年大学的教育费六万美，一共就是十二万美（约合二千六百万日元），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我看西班牙斗牛

作者：徐钟珮

不喜欢那个骑着马拿长枪的人，我认为插剑的人和斗牛士都要冒很大危险，唯有那个拿长枪的人，悠悠闲闲地骑在马上，身披重甲，手执长枪，对付手无寸铁的牛——他全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你错了，”他说，“一条出场参加斗牛的牛，身重五百公斤左右，单论体力，人就不是它的敌手。拿长枪的人的任务，就是减少牛的战斗力，他用长枪把它肩膀戳伤，让牛的头颈转动失灵，人牛角逐时，才能真的平等。”

“你以为他骑在马上，手执长枪，最安全不过，你大错特错了。他的风险最大，你说牛手无寸铁，你忘记了它的角等于两把刀。而且它那时全没有受伤，五百公斤的庞然大物，向你冲来，你说危险不危险？”于是我想起有一次我看见一条牛一头冲去，冲得马仰人翻，长枪的枪头指向天空，丝毫不能发生作用。全靠斗牛士助手把牛引开，那个执枪的才有机会从地上爬起来。他说得对，骑者也冒着生命危险。

而最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马。以前斗牛时，马毫无保护，给牛角一挑，当场肚破肠流。以后才把马腹护住。

元不等。到这所学校来的交通费由学生自付，这些船通常停留在欧洲水域。

去年，这些飘流的学生周游的地方遍及整个西欧，包括伦敦、罗马、哥本哈根、马德里和巴黎。

这所学校的各个班级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而不是按年龄来划分的。

在船上的生活是艰辛的。学生自己洗衣服，而且晚上要像船员一样去值勤。在整个学习期间学校只允许学生每人花三十五美元。学生们希望通过洗刷碗碟或刷、刮油漆得到额外收入。

有些工作人员并不

是合格的教师，但在他们所干的一行中都是行家。他们全都像船员一样在船上工作。

教员朱迪·汤姆森解释说：“这里一天的工作是二十六小时”。她说：“教员是活的样板，在学生眼里，教员不是望而生畏的人，而是可以依赖的人。”

令人奇怪的是，弗林特学校把学习外语摆在“次要的地位”，尽管它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的教员。该校有百分之十五的学生来自外国，而且他们都用祖国的语言交谈。斯托尔先生指出，这似乎是为了刺激其它学生学习外语。

挪威人口中有一半人在受教育

【《挪威新闻》一月八日报道】挪威本学年的小学生和大中学生的总数将达到八十三万人。如果把接受成年教育的人数也算在内，总数就将达到一百八十万左右。这个数字包括短期学习的学生和长期学习的学生。挪威目前人口为四百零八万。本学年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为五十九万二千名。一九七九年春，有六万三千名小学生毕业，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升学了。

奥斯陆大学约有一万六千六百名学生，在挪威中部的特龙黑姆以及在挪威极北部的特罗姆塞的大学学生人数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正常的入学资格就被准许入学了。

本学年师范学院将有一万二千名正规学生。

地区学院——挪威最新创办的学院——本学年将有五千四百名学生。

马在斗牛场内，扮演的是可怜角色。

出场时，双目蒙住，全不知外界一切，完全盲从。自进场到出场，它始终不知道对方是牛。它也许有满心委屈，想长嘶一声，但是不能！它的声带已经割去——为怕它怕极叫起来时煞风景。

据说参加斗牛的马，全是老马。它只是怯生生地背着一个人进场。它已届天年，万一死在牛角上，也无人怜惜。

时间就在僵持中过去，而在西班牙，以斗牛士为最守时，每条牛斗二十分钟，其中持长枪的，插剑的，斗牛的占的时间都有一定，非常有规律。如今这条牛拒绝作战已浪费了不少时间，只见对面的门又开了，窜出来四条牛，牛颈上系着铜铃，叮当作响，它们绕道而行。那条本来站着不动的牛，忽然加入它们的行列，乖乖地跟在它们后面，从进来的门里撤退。我旁边的女主人告诉我：“那四条是母牛，既然它不肯斗，只有请它离场，而只有母牛才能使它走开。”

我问我隔座的朋友：“你们似乎只斗公牛，有没有人斗母牛？”他连声说不敢不敢：“天下动物母的最难缠，谁敢和母牛斗？”

这场恶斗的结果，我早已知道，人兽之间，兽处于必败的地位。

(中)

美联社说商品过剩是共同市场最感头痛的问题

并说这也是使各成员国之间发生争吵的核心问题

【美联社布鲁塞尔三月十一日电】在世界其它地方为商品不足而挣扎的时候，欧洲共同市场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却是商品过剩。

九国共同体生产的钢铁多于它能使用的数量。英国和法国为了使食品店订购它们的羊羔而竞争。官员们说，欧洲的奶生产的奶非常多，以至于过剩的牛奶可以填满五公里长、三公里宽的湖。

冷冻仓库里堆满了黄油。当共同市场官员们谈起糖的时候，他们问：“我们如何能够挖掉这座糖山呢？”

共同市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贫困日子里诞生的共同体，现在竟会因东西太多而难受，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商品过剩要造成损失，因为商品过剩很费钱。

根据共同市场的旨在帮助生产者的规定，共同体要购买很多过剩的商品，以便不使价格下降。

过剩的牛奶、黄油和奶酪去年使共同体花费了六十四亿美元，占共同市场预算的三分之一。用这

笔钱去买这些过剩的东西、储存起来并且设法说服消费者多吃奶制品。

黄油和奶粉的存货量一直在增加，尽管有一些详细的计划：向医院和学校免费赠送牛奶，并且向第三世界折价出售奶制品。

共同市场去年在电视广告和宣传画上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以努力说服欧洲的三亿六千万消费者多吃奶酪和吃面包时多加黄油。

共同市场预计将购买一九八〇年的牛奶及奶制品产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但是，在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干涉以后，共同市场已减少向东欧出售黄油。

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去世

【美联社雅加达三月十四日电】官员们宣布，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今天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哈达自二月二十五日起一直住在医院里，没有透露患的是什么病。

钢铁的过剩是由于欧洲的钢铁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额越来越小，而不是由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据估计，欧洲钢铁厂商于一九八二年将能够生产二亿一千零十万吨钢，而只能卖掉一亿八千万吨。没有人建议共同体购买过剩的钢，但是过剩的钢会以其它方式使共同体花钱，主要是对失业的钢铁工人提供失业救济金。解决目前英国钢铁公司工人罢工的障碍之一是，对由于钢铁的需求量减少而将会失业的五万名工人怎么办的问题。

共同市场负责预算的执委图根达特认为，共同体应该改变对一些过剩商品自动付款的规定。他于最近在德国的汉堡发表的讲话中警告说，如果牛奶过剩的问题到明年还解决

印官员说苏需要印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科威特通讯社新德里三月十日电】苏联当局在印度工商联合会代表团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对他们说，苏联需要印度的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辛加尼亚说，印度和苏联将讨论进口印度熟练工人

不了的话，预算将无力为其支付款项。

共同市场的预算（一九七九年是大约二百亿美元）是依赖于关税的固定收入以及对下述成员国所征收的增值税中的百分之一：西德、意大利、卢森堡、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丹麦。

商品过剩问题是使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发生争吵的核心问题。虽然开支是由各国共同负担，但是好处却不是共同分享。

为牛奶和奶制品支付款项对英国没有好处。它于去年为共同体的预算付的钱比它得到的好处多二十二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农业工人没有积累大量的过剩农产品。英国的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是农业工人。

和技术人员的建议。

辛加尼亚对记者说，现在俄国缺乏熟练劳动力。他还说，苏联当局表示，苏联的企业可以同印度的私营企业签订长期协定。辛加尼亚说，印度向俄国增加非传统性项目的出口余地很大。

旅行限制”。她说：“我们一向认为，限制国际文职工作人员的行动是不适当的。”

现在在美国对在我国苏联间谍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了。如果卡特政府还像它迄今所做的那样，拒绝命令来一次大扫除，把他们都赶出去的话，那么国会就应当把它作为首要任务来加以处理。

美刊文章《技术流入苏联人手中在国会引起不安》

【美国《时代》杂志三月三日文章】参议员杰克逊指责说，美国的出口控制系统“一片混乱”，使苏联人得以免费获得、购买或窃取西方的高级技术。这位参议员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向苏联集团出售共产党人可以用以勒死我们的“绳子”。

他说：“我们没有出售的东西已经通过教育、政府之间的或商业的技术交流计划送给了人家。没有卖也没有送的东西被他们偷走了。我们知道的这些秘密获取办法显然只是一小部份，对我们的安全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所涉及的装备和技术的美元价值。”

杰克逊参议员引用了情报部门的估计数字。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间（即东西方缓和的高潮期间）大约有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西方禁运货物被

【合众国际社达拉斯三月十五日电】西德的主要保守派发言人今天警告说，全球性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程度。他号召美国和欧洲之间加强合作，制订阻止苏联推进的全面的和平政策。

施特劳斯说：“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和战争威胁是在今后十年出现令人吃惊的局势的背景。”

施特劳斯说，他的悲观看法是以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为依据的：伊朗把美国人作为人质扣留在伊朗使美国受到侮辱，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石油垄断作为政治武器，以及“苏联”投放力量的战略已从阿富汗伸展到中东以外的非洲南部。

施特劳斯在达拉斯大学（他在那里被授予荣誉法律学位），向听众讲话时援引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号召制订阻止苏联推进的长远战略。

他说：“在八十年代，如果西方继续象往常一样进行当前的政治斗争而不了解世界上已经变化的战略形势，那么西方世界的命运就将由苏联决定。”

这位前德国国防部长在指出苏联人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时候附和了美国保守派的看法。

他说：“华约组织在常规力量，尤其在坦克方面的压倒优势，是令人吃惊的，苏联的军备过多，是同它的国防需要和经济实力不成比例的。”

施特劳斯要求欧洲为自己的防务承担较多负担。他说：“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和防务负起责任。它必须准备为此作出某些牺牲。”

“苏联的目标是从侧翼包围欧洲，从而使欧洲人最终脱离同美国的联盟而藏身于芬兰化和中立化之中。只有大西洋联盟系统联合起来才能反对苏联的这个目标。”

经互会成员国在财政上的争吵加剧

讨论把卢布作为可转移货币时发生尖锐分歧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三月十五日电】南通社今天说，在经互会常设委员会最近在这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财政上的争吵加剧了。

南通社在发自罗马尼亚首都的一条电讯中还说，有几个国家反对将“卢布作为可转移的货币”的提议，“看来这些分歧的尖锐化已经完全葬送了经互会国家在不久的

将来确定一种统一和稳定的货币的希望”。

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东德、蒙古和古巴都属于经互会。南斯拉夫通过一项合作协议与这个组织有联系。

南通社还说，“未能确定一种统一货币的另一个原因是”：确定统一货币的计划的一个内容是取消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债务。

的利益”。

他具体地说，有人曾经警告说，美国帮助苏联卡马河汽车厂生产的汽车正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用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是商务部没有按照这些警告采取行动。

布雷迪作证说：“我认为下列说法是正确的，即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本不能达到目前的发展的水平，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他们本来也没有能力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全世界向我们挑战。”

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的现任局长肯特·诺尔斯，在一份书面发言中赞成有必要加强出口控制，并且对一些乍看之下不象是对苏联军事很重要或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项目也实行控制。他说，目前正在编篡一份待批和已经批准的出口高级技术许可证书的详细单子，而且正在审查出口的程序。

施特劳斯说

全球紧张局势达到二次大战以来最危险程度

美报文章《美国为苏联在联合国的间谍支付薪金》

说苏在联合国安插几百名间谍，他们不受限制地在美活动，现在是美对苏间谍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了

【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三月一日报道】如果卡特总统真的要在对苏联人入侵阿富汗进行报复方面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本应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把伪装成外交官的数百名苏联间谍从联合国机构中赶出去。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六十分钟》节目透露了下述情况：

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名雇员都要宣誓说，他们将以国际公务员身份履行委任之职责，不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联合国以外的任何当局给与的涉及他们本职工作的非法指示。然而谢夫钦科指出，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人“特别不理这一套”。谢夫钦科原是苏联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九七八年四月叛逃到美国。

谢夫钦科说，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约计四百名苏联人中至少有三百人是在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警官和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情报总局的军官。谢夫钦科谈到这些苏联间谍时说：“他们的人员越多，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们的任务就越困难。现在有数以百计的这类人员在这个国

家到处跑；联合国秘书处对他们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在秘书处能安插由克格勃专业人员或情报总局专业人员组成的这样一支大军。这使他们得到了有利条件。他们不在乎派来多少人，如果能得到允许，他们会派来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同苏联外交官不同，不必事先得到证明而在这个国家旅行。”

谢夫钦科说，这些苏联间谍是使用十分先进的电子装备来截获电信和无线电通讯和进行窃听的。

在纽约市干了十二年对付苏联人工作的前联邦调查局反谍报军官麦克威廉斯支持了谢夫钦科的说法。当问到联合国是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大的间谍网”时，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旅行自由。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在纽约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纽约什么都有：工业界和金融界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他们对经济感兴趣，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纽约更便于搜集经济情报的地方了。生产先进武器、通讯器材等各类产品的许多大工业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纽约是

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地方。”

麦克威廉斯在谈到苏联间谍问题时说：“对付他们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就财政而言，联合国秘书处每年总费用为一亿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千六百零四美元，美国承担这笔费用的四分之一。

那么美国政府又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苏联的这一威胁呢？

下面是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负责公众事务的官员南希·哈特利说的话：她说，国务院“知道”，苏联情报人员已“成功地打入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这个问题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强调过”，而且“有几次”还敦促说，应该要联合国的雇员对与他们在联合国的职务“不相称”的任何外部活动“负严格责任”。哈特利说：“只要有合适机会，我们将继续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又说，有几次，曾采取行动驱逐苏联在联合国的间谍。但是，成绩却不十分显著。

关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雇员旅行不受限制的问题，哈特利证实，对这些人的确“没有

美联社说商品过剩是共同市场最感头痛的问题

并说这也是使各成员国之间发生争吵的核心问题

【美联社布鲁塞尔三月十一日电】在世界其它地方为商品不足而挣扎的时候，欧洲共同市场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却是商品过剩。

九国共同体生产的钢铁多于它能使用的数量。英国和法国为了使食品店订购它们的羊羔而竞争。官员们说，欧洲的奶生产的奶非常多，以至于过剩的牛奶可以填满五公里长、三公里宽的湖。

冷冻仓库里堆满了黄油。当共同市场官员们谈起糖的时候，他们问：“我们如何能够挖掉这座糖山呢？”

共同市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贫困日子里诞生的共同体，现在竟会因东西太多而难受，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商品过剩要造成损失，因为商品过剩很费钱。

根据共同市场的旨在帮助生产者的规定，共同体要购买很多过剩的商品，以便不使价格下降。

过剩的牛奶、黄油和奶酪去年使共同体花费了六十四亿美元，占共同市场预算的三分之一。用这

笔钱去买这些过剩的东西、储存起来并且设法说服消费者多吃奶制品。

黄油和奶粉的存货量一直在增加，尽管有一些详细的计划：向医院和学校免费赠送牛奶，并且向第三世界折价出售奶制品。

共同市场去年在电视广告和宣传画上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以努力说服欧洲的二亿六千万消费者多吃奶酪和吃面包时多加黄油。

共同市场预计将购买一九八〇年的牛奶及奶制品产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但是，在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干涉以后，共同市场已减少向东欧出售黄油。

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去世

【美联社雅加达三月十四日电】

官员们宣布，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今天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哈达自二月二十五日起一直住在医院里，没有透露患的是什么病。

钢铁的过剩是由于欧洲的钢铁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额越来越小，而不是由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据估计，欧洲钢铁厂商于一九八二年将能够生产二亿一千零十万吨钢，而只能卖掉一亿八千万吨。没有人建议共同体购买过剩的钢，但是过剩的钢会以其它方式使共同体花钱，主要是对失业的钢铁工人提供失业救济金。解决目前英国钢铁公司工人罢工的障碍之一是，对由于钢铁的需求量减少而将会失业的五万名工人怎么办的问题。

共同市场负责预算的执委图根达特认为，共同体应该改变对一些过剩商品自动付款的规定。他于最近在德国的汉堡发表的讲话中警告说，如果牛奶过剩的问题到明年还解决

印官员说苏需要印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科威特通讯社新德里三月十日电】苏联当局在印度工商联合会代表团最近访问莫斯科期间对他们说，苏联需要印度的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辛加尼亚说，印度和苏联将讨论进口印度熟练工人

和 technicians 的话，预算将无力为其支付款项。

共同市场的预算（一九七九年是大约二百亿美元）是依赖于关税的固定收入以及对下述成员国所征收的增值税中的百分之一：西德、意大利、卢森堡、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丹麦。

商品过剩问题是使共同市场成员国之间发生争吵的核心问题。虽然开支是由各国共同负担，但是好处却不是共同分享。

为牛奶和奶制品支付款项对英国没有好处。它于去年为共同体的预算付的钱比它得到的好处多二十二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农业工人没有积累大量的过剩农产品。英国的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是农业工人。

和技术人员的建议。

辛加尼亚对记者说，现在俄国缺乏熟练劳动力。他还说，苏联当局表示，苏联的企业可以同印度的私营企业签订长期协定。辛加尼亚说，印度向俄国增加非传统性项目的出口余地很大。

旅行限制”。她说：“我们一向认为，限制国际文职工作人员的行动是不适当的。”

现在在美国对在我国苏联的间谍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了。如果卡特政府还像它迄今所做的那样，拒绝命令来一次大扫除，把他们都赶出去的话，那么国会就应当把它作为首要任务来加以处理。

《技术流入苏联人手中在国会引起不安》

【美国《时代》杂志三月三日电】参议员杰克逊指责说，美国的出口控制系统“一片混乱”，使苏联人得以免费获得、购买或窃取西方的高级技术。这位参议员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向苏联集团出售共产党人可以用以勒死我们的“绳子”。

他说：“我们没有出售的东西已经通过教育、政府之间的或商业的技术交流计划送给了人家。没有卖也没有送的东西被他们偷走了。我们知道的这些秘密获取办法显然只是一小部份，对我们的安全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所涉及的装备和技术的美元价值。”

杰克逊参议员引用了情报部门的估计数字。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间（即东西方缓和的高潮期间）大约有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西方禁运货物被

【合众国际社达拉斯三月十五日电】西德的主要保守派发言人今天警告说，全球性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程度。他号召美国和欧洲之间加强合作，制订阻止苏联推进的全面的和平政策。

施特劳阿斯说：“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和战争威胁是在今后十年出现令人吃惊的局势的背景。”

施特劳阿斯说，他的悲观看法是以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为依据的：伊朗把美国人作为人质扣留在伊朗使美国受到侮辱，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石油垄断作为政治武器，以及“苏联”投放力量的战略已从阿富汗伸展到中东以外的非洲南部。

施特劳阿斯在达拉斯大学（他在那里被授予荣誉法律学位）向听众讲话时援引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号召制订阻止苏联推进的长远战略。

他说：“在八十年代，如果西方继续象往常一样进行当前的政治斗争而不了解世界上已经变化的战略形势，那么西方世界的命运就将由苏联决定。”

这位前德国国防部长在指出苏联人继续加强军事力量的时候附和了美国保守派的看法。

他说：“华约组织在常规力量，尤其在坦克方面的压倒优势，是令人吃惊的，苏联的军备过多，是同它的国防需要和经济实力不成比例的。”

施特劳阿斯要求欧洲为自己的防务承担较多负担。他说：“欧洲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和防务负起责任。它必须准备为此作出某些牺牲。”

“苏联的目标是从侧翼包围欧洲，从而使欧洲人最终脱离同美国的联盟而藏身于芬兰化和中立化之中。只有大西洋联盟系统联合起来才能反对苏联的这个目标。”

经互会成员国在财政上的争吵加剧

讨论把卢布作为可转移货币时发生尖锐分歧

【法新社布加勒斯特三月十五日电】南通社今天说，在经互会常设委员会最近在这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财政上的争吵加剧了。

南通社在发自罗马尼亚首都的一条电讯中还说，有几个国家反对将“卢布作为可转移的货币”的提议，“看来这些分歧的尖锐化已经完全葬送了经互会国家在不久的

将来确定一种统一和稳定的货币的希望”。

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东德、蒙古和古巴都属于经互会。南斯拉夫通过一项合作协议与这个组织有联系。

南通社还说，“未能确定一种统一货币的另一个原因是”：确定统一货币的计划的一个内容是取消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债务。

的利益”。

他具体地说，有人曾经警告说，美国帮助苏联卡马河汽车厂生产的汽车正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用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是商务部没有按照这些警告采取行动。

布雷迪作证说：“我认为下列说法是正确的，即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本不能达到目前的经济发展的水平，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他们本来也没有能力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全世界向我们挑战。”

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的现任局长肯特·诺尔斯，在一份书面发言中赞成有必要加强出口控制，并且对一些乍看之下不象是对苏联军事很重要或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项目也实行控制。他说，目前正在编篡一份待批和已经批准的出口高级技术许可证书的详细单子，而且正在审查出口的程序。

施特劳阿斯说

全球紧张局势达到二次大战以来最危险程度

《美国为苏联在联合国的间谍支付薪金》

说苏在联合国安插几百名间谍，他们不受限制地在美活动，现在是美对苏间谍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了

【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三月一日报道】如果卡特总统真的要在对苏联人入侵阿富汗进行报复方面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本应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把伪装成外交官的数百名苏联间谍从联合国机构中赶出去。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的《六十分钟》节目透露了下述情况：

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名雇员都要宣誓说，他们将以国际公务员身份履行委任之职责，不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联合国以外的任何当局给与的涉及他们本职工作的非法指示。然而谢夫钦科指出，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人“特别不理这一套”。谢夫钦科原是苏联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九七八年四月叛逃到美国。

谢夫钦科说，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约计四百名苏联人中至少有三百人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警官和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情报总局的军官。谢夫钦科谈到这些苏联间谍时说：“他们的人员越多，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们的任务就越困难。现在有数以百计的这类人员在这个国

家到处跑；联合国秘书处对他们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在秘书处能安插由克格勃专业人员或情报总局专业人员组成的这样一支大军。这使他们得到了有利条件。他们不在乎派来多少人，如果能得到允许，他们会派来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同苏联外交官不同，不必事先得到证明而在这个国家旅行。”

谢夫钦科说，这些苏联间谍是使用十分先进的电子装备来截获电信和无电线通讯和进行窃听的。

在纽约市干了十二年对付苏联人工作的前联邦调查局反谍报军官麦克威廉斯支持了谢夫钦科的说法。当问到联合国是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最大的间谍网”时，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旅行自由。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在纽约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纽约什么都有：工业界和金融界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他们对经济感兴趣，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纽约更便于搜集经济情报的地方了。生产先进武器、通讯器材等各类产品的许多大工业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纽约是

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地方。”

麦克威廉斯在谈到苏联间谍问题时说：“对付他们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

就财政而言，联合国秘书处每年总费用为一亿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千六百零四美元，美国承担这笔费用的四分之一。

那么美国政府又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苏联的这一威胁呢？

下面是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负责公众事务的官员南希·哈特利说的话：她说，国务院“知道”，苏联情报人员已“成功地打入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这个问题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强调过”，而且“有几次”还敦促说，应该要联合国的雇员对与他们在联合国的职务“不相称”的任何外部活动“负严格责任”。哈特利说：“只要有合适机会，我们将继续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又说，有几次，曾采取行动驱逐苏联在联合国的间谍。但是，成绩却不十分显著。

关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雇员旅行不受限制的问题，哈特利证实，对这些人的确“没有